

留学生在加拿大：我有吃饱的权利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0/2021\\_2022\\_\\_E7\\_95\\_99\\_E5\\_AD\\_A6\\_E7\\_94\\_9F\\_E5\\_c107\\_210860.htm](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0/2021_2022__E7_95_99_E5_AD_A6_E7_94_9F_E5_c107_210860.htm) 越来越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去加拿大求学的路。家长们对孩子寄予厚望。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适应力强，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家长真的知道吗？他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的一切吗？我们拨通了每分钟3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着的上海小孩。他们都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找到他们。“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我被人卖到了农村一样。”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阿长，18岁，2000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阿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产，才凑足儿子的学费。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托福考了600多分。2000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座小城念Business课程。那座小城纬度较高，到了夏天，晚上10点天还是亮的。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当地人都聚在各个酒吧里。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产生了“被人卖到乡下”的强烈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清，沮丧得不得了。但我不能对爸爸妈妈讲，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这种失落感，每个初到国外的人都会有。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一起，结果又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小群落。但我不想出了国还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

，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于是，还没有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我，更加寂寞。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地方去业余活动。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外国人看10页书的时间，我们可能只能读懂2页，这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实在熬不住，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2001年12月13日，我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的1个月，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力。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可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重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从机场到学校的途中，我只看到七八辆车，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在加拿大教英语的老师，好多是中国人……一次次从头再读预科阿天17岁2000年赴加现仍在读语言学院阿天的声音里一直透着不满和无奈。他说他的英文还是很糟糕，没比在上海的时候进步多少。在国内，我们弄不清楚中介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其实，中介只能帮忙介绍、联系学校；再收钱、帮着办理签证。具体这个学校水平如何，他们一点不知道。只有当我们到了这里，才会有切身感受、才会看清学校的真面目。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比较严格，所有学校都是政府办的，私人不能办学。可就算这样，各学校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拿大的很多语言学校，英语老师都是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已经取得加拿大籍，可以教书，但我们跑到外国去听中国人教英语，感觉总归不大好。学完语言之后，你才可以在这所大学继续大学课程。但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大学互相不承认预科学历

，你在一个大学念了预科，就只能在这个学校念大学。如果转学的话，还要重读一次预科，为此就要多耽误一两年时间。中介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招生时，根本没说过如果对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决定转学，就要多读一次预科。或者，他们是有意回避这一点。我就是对中介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已经换了好几所学校了。每次，我都不得不从头开始读预科。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到了半夜一两点还会有人跑来寝室找你玩。

折磨人的寝室 丝丝 18岁 2000年赴加大一学生

从来到多伦多的第一天起，我就住校。但我告诉你，喜欢安静的人，绝对受不了加拿大的学生宿舍。我们这里经常半夜三四点钟还有人在吵闹。我和同宿舍的外国同学相处不是很好，外国人喜欢把衣服随地乱丢。水池里永远堆着没有洗的碟碗，他们经常是用一个才洗一个。我受不了这种脏乱，常常默默地收拾好，可她们还是没改变。吵架是难免的，吵到最后，她们讲我听不懂的英语粗话，我讲她们听不懂的上海话，高声叫喊发泄一下。有时候在宿舍里玩疯了，他们会横七竖八睡在你的房间里，有时候地板上也睡满了人。反正有暖气，他们无所谓。到了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夜里一两点钟还会有人跑到你的寝室找你玩。有些中国同学受不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搬出去和中国人同住了。这样虽然再没那么多麻烦的问题，但也无法融入外国人的社会。所以我忍着。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同宿舍的女孩经常带恋人在宿舍里过夜。中国人普遍比较保守，可偏偏会撞见一些不该看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和她们吵了，我明白了，我永远无力改变什么，我能做的，只有接受。你如果让我爸妈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继续住校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好吗？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告诉父母我在加拿大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游戏房里迷失亮亮18岁2000年赴加现终日守在游戏机旁来加拿大快两年了，我一句英语都没讲过，整天混在唐人街，就像生活在中国一样。反正我爸妈有钱、没文化，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这边究竟学什么。说几个名词就把他们骗过去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来留什么学，可他们说，有了钱就要抓教育，无论如何也要我光耀门楣，好让十里八村也看看，我们家出了个留洋的状元。可他们也不想想，就我这成绩，连初中毕业都难，到国外，又能有什么长进呢？可如果我不出国读书，他们就不给我钱，那我还不如就顺了他们的心呢。刚开始，我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发现了游戏机房，竟然还是中国人开的，心里乐开了花。我把每个月的学费一部分交到这里，一部分，拿去小赌赌。加拿大的赌场里，大部分客人都是老头老太，因为他们退休金很高，又没什么地方花。赌场里大多是赌21点，5加币一次。我的运气有好也有坏。最糟糕的一次，输了五六百加币。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对节省的中国学生来说，可以够他们在温哥华应付三四个月的开销了。其实我整天拿着向父母骗来的钱玩，也很苦恼。可越苦恼越没办法，我还交了一个和我一样苦恼的女朋友。我俩就像在一个泥潭里，越陷越深。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我觉得我们两人天生都是做演员的料，骗了爸妈两年多，他们怎么就没反应呢？”我很想他们拆穿我，我也就不用那么累，整天编故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不会亲口告诉爸妈我在这里的真实情况，我想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把自己在这里的真实情况主动告诉父母。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就以为我们在读书。

我有吃饱的权利 我对房东说：“我想再吃个土豆。”他冷冷地答：“只有沙拉。”阿成 17 岁 2001 年赴加正读语言班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外国人吃饭吃得很少。而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较大。我借住在当地人家里，那个身高 1 米 80、体重超过 180 斤的男主人，晚上的主食只吃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烤土豆，再加一些色拉、一块肉。我简直难以想象他能吃饱？这样一个土豆我连开胃都不够。吃不饱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向他继续要土豆吃。我就要求吃些别的，比如肉、色拉。他们肯定会给我，因为合同里写明：“我们有吃饱的权利。”但他们表面不说，心里会不高兴。我想如果我再住长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因为吃饭的问题与主人搞得不愉快。这几天男主人已经在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中国的男孩子是不是都有一个惊人的胃？”加拿大人会对你非常尊重，但你不能影响他的利益。去年我因为滑雪伤了膝盖韧带，医生让我最好不要走动。我借住那家的男主人正好在我就读的学校上班。他有车，我就和他商量，能否上下班时带带我。但他每天上午 8：30 要去学校游泳，我上课的时间如果晚于 8：30，他绝对不会等我。而我早到学校，教室又没有开门。我只好一个人拄着拐杖步行 10 分钟到公交车站。到现在，我的韧带也没有彻底痊愈，不能做剧烈运动。我哭着对爸爸说，我要回家；爸爸却告诉我，修完这个学年的课程再说。我想回家，错了吗？小高 16 岁 2001 年 4 月赴加现四处游荡 4 月我拿到了赴加留学的签证，却一点也不高兴。我的英语一塌糊涂，但居然就因为这个，老师鼓动我爸送我出国。我明白，她是怕我成绩太差，影响全班的升学率。一想到加拿大到处都是讲英语的人，我就从

心底里生出一种恐惧。而我爸自有一番道理，他说我年纪小、语言学习能力强，在全英语的环境里一定会逼着自己学，几年后就算别的没学会，至少能带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家。在浦东机场告别时，想到即将离开家乡，我对未来的恐惧更强烈了。我望着父母，只想说一句话：我不去了。可看着他们坚定、鼓励的眼神，我不敢张嘴。我只好对自己说：“听天由命吧！”刚到多伦多时，一个20多岁的中国人开车来接我。他很开朗，用中文和我说不停。这让我稍稍消除了紧张。第二天学校代表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声“Hi！”之后，后面的话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只好傻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几天后我上街买面包，突然有个发传单的人对我大喊大叫。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只好愣在原地不动，周围的人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当时害怕极了，像逃一样回到住处。这种语言不通带来的压力几乎要把我逼疯了。从那以后，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我不敢上街、不敢遇到陌生人、不想看电视。只是一个人呆着，躺在床上听从家里带来的中文歌，一遍一遍反复听。一天，我忍不住打电话向我父母要求回国，但他们认为我的这些情况很正常，我爸总说：“你还不习惯，习惯就好了。”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 留学, 移民, 澳洲,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美国, 法国, 日本, 新西兰

越来越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去加拿大求学的路。家长们对孩子寄予厚望。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适应力强，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家长真的知道吗？他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的一切吗？我们拨通了每分钟3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

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着的上海小孩。他们都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找到他们。“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我被人卖到了农村一样。”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

阿长，18岁，2000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阿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产，才凑足儿子的学费。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托福考了600多分。2000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座小城念Business课程。那座小城纬度较高，到了夏天，晚上10点天还是亮的。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当地人都聚在各个酒吧里。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产生了“被人卖到乡下”的强烈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清，沮丧得不得了。但我不能对爸爸妈妈讲，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这种失落感，每个初到国外的人都会有。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一起，结果又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小群落。但我不想出了国还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于是，还没有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我，更加寂寞。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地方去业余活动。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外国人看10页书的时间，我们可能只能读懂2页，这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实在熬不住，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2001年12月13日，我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的1个月，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力。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可1个

月很快就过去了。重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从机场到学校的途中，我只看到七八辆车，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在加拿大教英语的老师，好多是中国人……一次次从头再读预科阿天 17 岁 2000 年赴加现仍在读语言学院阿天的声音里一直透着不满和无奈。他说他的英文还是很糟糕，没比在上海的时候进步多少。在国内，我们弄不清楚中介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其实，中介只能够帮忙介绍、联系学校；再收钱、帮着办理签证。具体这个学校水平如何，他们一点不知道。只有当我们到了这里，才会有切身感受、才会看清学校的真面目。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比较严格，所有学校都是政府办的，私人不能办学。可就算这样，各学校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拿大的很多语言学校，英语老师都是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已经取得加拿大籍，可以教书，但我们跑到外国去听中国人教英语，感觉总归不大好。学完语言之后，你才可以在这所大学继续大学课程。但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大学互相不承认预科学历，你在一个大学念了预科，就只能在这个学校念大学。如果转学的话，还要重读一次预科，为此就要多耽误一两年时间。中介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招生时，根本没说过如果对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决定转学，就要多读一次预科。或者，他们是有意回避这一点。我就是对中介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已经换了好几所学校了。每次，我都不得不从头开始读预科。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到了半夜一两点还会有人跑来寝室找你玩。折磨人的寝室 丝丝 18 岁 2000 年赴加大一学生从来到多伦多的第一天起，我就住校。但我告诉你，喜欢安静的人，绝对受不了加拿大的学生



宿舍。我们这里经常半夜三四点钟还有人在吵闹。我和同宿舍的外国同学相处不是很好，外国人喜欢把衣服随地乱丢。水池里永远堆着没有洗的碟碗，他们经常是用一个才洗一个。我受不了这种脏乱，常常默默地收拾好，可她们还是没改变。吵架是难免的，吵到最后，她们讲我听不懂的英语粗话，我讲她们听不懂的上海话，高声叫喊发泄一下。有时候在宿舍里玩疯了，他们会横七竖八睡在你的房间里，有时候地板上也睡满了人。反正有暖气，他们无所谓。到了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夜里一两点钟还会有人跑到你的寝室找你玩。有些中国同学受不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搬出去和中国人同住了。这样虽然再没那么多麻烦的问题，但也无法融入外国人的社会。所以我忍着。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同宿舍的女孩经常带恋人在宿舍里过夜。中国人普遍比较保守，可偏偏会撞见一些不该看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和她们吵了，我明白了，我永远无力改变什么，我能做的，只有接受。你如果让我爸妈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继续住校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好吗？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告诉父母我在加拿大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游戏房里迷失亮亮18岁2000年赴加现终日守在游戏机旁来加拿大快两年了，我一句英语都没讲过，整天混在唐人街，就像生活在中国一样。反正我爸妈有钱、没文化，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这边究竟学什么。说几个名词就把他们骗过去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来留什么学，可他们说，有了钱就要抓教育，无论如何也要我光耀门楣，好让十里八村也看看，我们家出了个留洋的状元。可他们也不想想，就我这成绩，连初中毕业都难，到国外，又能有什么长进呢？可如果我不出国读书，

他们就不给我钱，那我还不如就顺了他们的心呢。刚开始，我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发现了游戏机房，竟然还是中国人开的，心里乐开了花。我把每个月的学费一部分交到这里，一部分，拿去小赌。加拿大的赌场里，大部分客人都是老头老太，因为他们退休金很高，又没什么地方花。赌场里大多是赌21点，5加币一次。我的运气有好也有坏。最糟糕的一次，输了五六百加币。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对节省的中国学生来说，可以够他们在温哥华应付三四个月的开销了。其实我整天拿着向父母骗来的钱玩，也很苦恼。可越苦恼越没办法，我还交了一个和我一样苦恼的女朋友。我俩就像在一个泥潭里，越陷越深。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我觉得我们两人天生都是做演员的料，骗了爸妈两年多，他们怎么就没反应呢？”我很想他们拆穿我，我也就不用那么累，整天编故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不会亲口告诉爸妈我在这里的真实情况，我想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把自己在这里的真实情况主动告诉父母。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就以为我们在读书。我有吃饱的权利我对房东说：“我想再吃个土豆。”他冷冷地答：“只有沙拉。”阿成17岁2001年赴加正读语言班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外国人吃饭吃得很少。而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较大。我借住在当地人家里，那个身高1米80、体重超过180斤的男主人，晚上的主食只吃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烤土豆，再加一些色拉、一块肉。我简直难以想象他能吃饱？这样一个土豆我连开胃都不够。吃不饱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向他继续要土豆吃。我就要求吃些别的，比如肉、色拉。他们肯定会给我，因为合同里写明：“我们有吃饱的权利。”但他们表面

不说，心里会不高兴。我想如果我再住长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因为吃饭的问题与主人搞得不愉快。这几天男主人已经在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中国的男孩子是不是都有一个惊人的胃？”加拿大人会对你非常尊重，但你不能影响他的利益。去年我因为滑雪伤了膝盖韧带，医生让我最好不要走动。我借住那家的男主人正好在我就读的学校上班。他有车，我就和他商量，能否上下班时带带我。但他每天上午8：30要去学校游泳，我上课的时间如果晚于8：30，他绝对不会等我。而我早到学校，教室又没有开门。我只好一个人拄着拐杖步行10分钟到公交车站。到现在，我的韧带也没有彻底痊愈，不能做剧烈运动。我哭着对爸爸说，我要回家；爸爸却告诉我，修完这个学年的课程再说。我想回家，错了吗？小高16岁2001年4月赴加现四处游荡4月我拿到了赴加留学的签证，却一点也不高兴。我的英语一塌糊涂，但居然就因为这个，老师鼓动我爸送我出国。我明白，她是怕我成绩太差，影响全班的升学率。一想到加拿大到处都是讲英语的人，我就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恐惧。而我爸自有一番道理，他说我年纪小、语言学习能力强，在全英语的环境里一定会逼着自己学，几年后就算别的没学会，至少能带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家。在浦东机场告别时，想到即将离开家乡，我对未来的恐惧更强烈了。我望着父母，只想说一句话：我不去了。可看着他们坚定、鼓励的眼神，我不敢张嘴。我只好对自己说：“听天由命吧！”刚到多伦多时，一个20多岁的中国人开车来接我。他很开朗，用中文和我说不停。这让我稍稍消除了紧张。第二天学校代表来看我，他对我说了声“Hi！”之后，后面的话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只

好傻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几天后我上街买面包，突然有个发传单的人对我大喊大叫。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只好愣在原地不动，周围的人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当时害怕极了，像逃一样回到住处。这种语言不通带来的压力几乎要把我逼疯了。从那以后，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我不敢上街、不敢遇到陌生人、不想看电视。只是一个人呆着，躺在床上听从家里带来的中文歌，一遍一遍反复听。一天，我忍不住打电话向我父母要求回国，但他们认为我的这些情况很正常，我爸总说：“你还不习惯，习惯就好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http://www.100test.com)